

春
夏
秋
冬

子
雄
著

金
屋
書
店

MG
I226
501



3 2173 9860 5

春
夏
秋
冬

郭子雄著



海 上

店 書 屋 金

目錄

太早

老僧

烟囪

我的心

謝絕

鄉愁

賣肉

春夏秋冬

陳死人

靜夜

隨便

秋思

前天我心頭有一個幻影

我要

一瞥

五老峯

滄海的彼岸

誰能

春訊

廿歲生日

深山裏秋夜的落葉聲

在沙漠上

也許

親切的鬼魂

西風

歌

太早

剛睜開睡眼，便急忙的穿上衣，
洗好臉，要想來和你相見；
但在你家的門前走了幾轉，
那緊閉的雙扉還是依然，
連門神也不肯給我個笑顏。

這可是今朝起身得太早？

但出巢的烏鴉已老早叫了，
那朝日也已經穿過了林梢；
啊！你想是還在夢裏逍遙，
不會聽得樓台外白楊的蕭蕭。

老僧

這老僧人的心兒已經老朽，
桃李花開亦不能惹動他的春愁；
廟前的木葉多一度的凋謝，
他的白髮也多白一度的春秋。

他進墓門安宿的時辰已近，
他的生命似殘陽墮地的難留；

但他似不會到鏡明的水上
照照他的老面他的若霜的白頭。

他沒有愛怨亦沒有恩讎，
人世的紛擾有若淡霧已收；
他想做隻無牽無掛的輕鷗，
在無邊的海瀾上自沉自浮。

這兒草雖青樹雖綠稠稠，
他和尙也不知好好地遨遊；

你聽他唸經的聲音這般清悠，
竟不肯傾聽一刻門前的水流。

廟前的花香香不進他的衣袖，
東風吹不進春意到他的心頭；
廟門兒已將他的身心幽囚，
他不能再到人間四處去漂流。

煙囪

有隻高的煙囪矗立在雲中，

像塔一般的玲瓏，

像碑一般的沉重；

有隻高的煙囪矗立在雲中。

牠背後的晚霞是異樣的紅，

比着人血還要濃；

比着人血還要濃，
牠背後的晚霞是異樣的紅。

牠吐出的白沫像一條蜈蚣，

雲片似的隨着風，

在青的天心裏動；

牠吐出的白沫又像一條龍。

牠底下有血汗像潮樣的湧，

比太平洋還要涵；

比太平洋還要涵，
牠底下有血汗像潮樣的湧。

牠底下的機器是照樣的動，

不論是春夏秋冬；

不論是春夏秋冬，

牠底下的機器是照樣的動。

有隻高的煙囪轟立在雲中，

牠下面還有座塚，

沒命的好往裏送；
有隻高的煙囪矗立在雲中。

我的心

倘使樹梢頭還掛着殘月，
天空裏還沒有鴉雀兒飛，
那末，我的心會是一朵蓓蕾，
輕靈的，含着露，在晨風裏睡。

倘使我的心無意的驚醒，
會似松頂上掀起了風聲，

若是在夜靜，那不用擔心，
遠遠的山谷都會向我回應。

倘使忽然間不見了月明，

或是太陽光消失了縱影，

那準是我的心變了動的雲，

像一陣海濤，在宇宙間奔騰。

倘使我的心像一座山峯，

莊嚴的，聳着，誰也推不動；

倘使頭上沒有草木的青蔥，
也沒雪融，那我有我的面孔。

倘使我的心像一陣落花，

我會自然的從枝上掉下，

倘使我的心兒像一片雲霞，

會像一幅繡屏，在天邊懸掛。

倘使烏雲裏閃出了火電，

倘使空山裏響來了雨點，

那末，我的心像涸了的山澗，
潺潺的，又有了活躍的水泉。

謝絕

別再是那樣的對我嘻皮笑臉，
像小狗兒樣的搖着尾巴乞憐；
誰還再高興受你無情的欺騙？
我不是牲畜，別把我捉進叢欄。
也別再乳燕兒似的向我喃喃，
還能騙我麼？你這些假的誓言；

我這冷了的心情已不能再暖
風平了的海呀，不會再起波瀾。

也別再轉動你那吃人的雙眼，
像夜裏的星兒樣，只管亂打閃；
我這心靈的絃索已似條枯澗，
在牠生命的源頭已無有水泉。

也別再裝出這樣妖豔的容顏，
胭脂塗滿了嘴唇，粉塗滿了臉；

我已不願到你的懷裏討溫暖，
別望我閉下兩眼，伴着你安眠。

你那眼睛，你那臉，多討人嫌厭，
還不及泥上的殘花瓣兒好看。
啊！別對我賣弄你巧妙的手腕，
火兒不能將熄了的死灰點燃。

鄉愁

縱歸夢也難度千重萬重的關山，
飛得過吳楚也飛不過巫山；

望呀！但空空望見蒼茫的雲天，
望得見日沒望不見日沒那方的家山。

難忘美妙的沙灘裏，城角間，
那兒曾埋有我的已失的童年，

可憐凋了的花蕾不能再開，
童年似花香被風吹入了塵埃。

已冷的遺跡又在胸中溫暖，
似春醒的藤蘿在岩邊蔓延，
歸去呀！我怕山高，我怕路遠，
歸去呀！怕要到白髮如霜如雪的暮年。

儘流儘流讓久蓄的熱淚浸濕襟袖，
儘流儘流，流不盡這萬斛的鄉愁：

沱江邊的古城郭年年古舊，
沱江邊的我流落在異鄉不肯回頭。

賣肉

我這兒的貨色頂新鮮，你看：那淋漓的鮮血都還未曾乾，塊塊的肉像還在案上打顫，來罷！整塊，零買，任隨你的便。

這兒有整個的頭顱，全的尾，赤的心肝，張的肺，白的腦髓，

還有那絞着的腸子一夫串，
來罷！多多，少少，任隨你的便。

這兒還有對腰子，快點來買，
遲一點就不行，別說你有錢，
還有個苦膽，做藥的好來買，
來罷！單的，雙的，任隨你的便。

這兒還有個嘴和着一條舌，
一個碎的肚子，一盆鮮的血，

二只大的耳朵，一隻重的腿，
來罷！大大，小小，任隨你的便。

這兒還有些不肥不瘦的肉，
好割幾片去，放進鹽水裏腌，
到除夕的晚上取出來過年，
來罷！一片，兩片，任隨你的便。

這兒還有好幾隻前蹄，後蹄，
別嫌棄，這東西也好辦酒席，

連毛都少有，用不着細心看。
來罷！一隻，兩隻，任隨你的便。

我賣的肉頂新鮮，價也頂廉。
也不會把骨頭藏在肉中間。
來罷！肥的，瘦的，任隨你的便，
別看做人肉一樣的不值錢。

春夏秋冬

春天我真是一個小孩，
連蓓蕾兒都沒有張開，
但已惹得了她的憐愛，
蝴蝶似的常向我走來。

夏天是我的黃金時代，
綠葉兒遮了她的樓臺，

纍纍的果實熟的可愛，
連她望着我也要發呆。

秋天我只膽一些屍骸，
已不像從前那樣的乖，
美的變醜了；好的已壞，
她來看着我滿是奇怪。

冬天白的雪掉落下來，
像一床棉被把我掩蓋。

倘使她再到園裏徘徊，
一定尋不出我的所在。

陳死人

烏啼！啼不醒墓中的酣夢，

風吹！吹不來生時的熱情，

花開花謝，草綠葉黃，

何能驚擾我的內心的寧靜。

風，雨，侵蝕了我入墓的時刻，

荒草中孤立着的墓碑，殘缺。

我日繼夜的在墓窟中長眠，
我不知長眠了幾何的流年。

團圓的明月是我的好友，
終古照臨我的白骨與枯魂；
我與她平分天地，
平分到虛無的萬有沉淪。

閃閃，爍爍，那滿天的星羣，
似對我猶笑對我侵凌，

但我的睡夢兒又酣又沉，
那幽光總射不進我的心靈。

消滅了記憶且忘却了眼前，
不求詩人哀悼也不求美人泣憐，
任時間追送春與秋來循環，
我呀！永在無邊的愴涼裏長眠。

靜夜

請領略這般的夜靜，這般的更深，

這般的月色墜地也竟無聲，

清靜些，休這般輕狂，你聽：

風瑟瑟掀動了窗外的白楊。

你的心，我的心，合併起來，
也，應似風聲與樹葉交鳴；

或似空山裏驚響的林濤，
與出山的澗聲在白雲裏同行。

你的心，我的心，合併起來，
應似星光閃爍在漆黑的天心，
你的心，我的心，歸入了墳塋，
應似星兒被烏雲遮沒了縱影。

清靜些！休這般輕狂，你聽：
白楊樹在風裏又颯颯的動搖，

你聽：遠處又響來狂暴的松濤，
你聽：這是甚麼意境甚麼呼號！

隨便

隨便那一天，不論是明朝或是今天，
只要你也願意離去這「生」的華筵，
便悄悄的歸去呀！到永恆的宇中安眠，
似一雙暮鴉向黃昏的影裏飛旋。

也不要後人來掩蓋我黃土一堆，
也不要刻石的墓銘與巍峨的墓碑，

但與你在荒林的深處含笑長眠，
西風起呀自有黃葉將我倆掩埋。

秋思

葉落了，花飛了，這異樣的蕭索，
那能容我有一勾的歡笑，
從今我要將雙眉深鎖，
深鎖着似黑雲下的林梢。

落了葉的白楊不能再蕭蕭，
枯了的花枝不能再臨風依搖，

看牠們的榮華已盡，我的心也緊了，
那堪再聽哀哀的鴈聲響徹雲霄。

不見了葉綠花開時的窈窕，
窈窕的已從時間的飛躍裏遁逃，
慰藉人生的一副顏色已經去掉，
我的心再不能一刻比一刻兒狂跳。

我要擇一個黑月照不到的山腰，
當西風瑟瑟物靜了的深霄，

將殘花與敗葉的遺骸一齊焚燒，
好對着毀滅的火光露一番慘笑。

輾轉

前天我心頭有一個幻影，
心想倘若她變了我的，
那可真高興，不用再操心，
這嘴兒也好貼住她的唇。
昨天我懷着異樣的心情，
心想她已不會是我的人，

那我何必去叩她的門，
有沒有女人，都不關要緊。

今天我像從大夢裏驚醒，
心想再不能這樣的做人，
要是沒有她，夠多麼淒冷，
還不如悄悄的死了乾淨。

明朝我也許又會變個心，
也許會忘掉有她這個人，

像一個曾經遺忘的夢境，
縱偶然想起也不關重輕。

我要

我要向幽邃的高山遁逃，
逃到風雲裏去諦聽林濤，
寧使白骨化成了灰燼，滋生着亂草，
也不再向着來處回跑。

我要駕輕舟向海上遁逃，
將生命付與起伏的海潮，

縱有美麗的海島向我相招，
也不將漂泊的生涯拋掉。

我要儘量的哭也要儘量的笑，
我要儘量的餓也要儘量的飽，
酸甜苦辣，都是我生活的資料，
啊！我要這樣的一直過牠到老。

一瞥

我重來白茫茫的雪地，
尋覓昨日的足跡，
我要尋出最深的一個，
也要覓見最淺的一個。

我再進濃蔭的密林，
倚蒼松撫巨石而狂歌，

我要歌出最哀怨的一曲，
也要歌出最婉轉的一曲。

當初，不過偶然一想，
我便飛身到人間一瞥。

我雖一瞥在人間，
却要享受最苦悶的一刻，
也要享受最歡樂的一刻。

五老峯

牠們轟立着，究竟爲的甚麼？

這一個怪謎兒你可猜得破？

看啊！黃昏與黎明雖不停的踐過，

也終若巖上一朵花的自開自落。

陽光不會曬變牠們的容顏，

風雨也只使巖草起幾番改變，

雖然那烈火似的時間的威嚴，
已不知毀滅了多少的樓臺宮殿。

頭頂上是一塊博大的青天，
眼前是飛動的雲，靜止的山，
還有田疇村落與江河的縣延，
木型似的，羅列在牠們的尊前。

也不像菩薩樣，有一副金身，
但牠們却有那偉大的靈魂，

看啊！觀音橋上過路的行人，
誰不抬頭望到五老的峯頂。

滄海的彼岸

我已迷失了知覺，朦朧了雙眼，
在弱的一雙羽翼已無力向前，
我已飛度了幾十萬重的關山，
但行程還只來到陸地的邊沿。

張望！頭頂上看不見青天，
眼前的風濤又是那般驚險。

還有凶惡的飛鷹在空間盤旋，我怕：
這荏弱的雙翼飛不到滄海的彼岸。

誰能

誰能不受光陰刻毒的欺凌？

啊！他是從不肯認人，你看：

昨朝我還在人前搖着亭亭的身影，
今朝已老得像血紅樣的一叢楓林。

誰能不受光陰刻毒的欺凌？

啊！他是從不肯留情，你看：

他能使熊熊的烈火化成灰燼。
鮮紅的顏色離去美人的嘴唇。

誰能不受光陰刻毒的欺凌？

啊！他是從不肯留情，你看：

那嫣然的花朵纔從泥裏新生，
只一夜的風雨又向泥裏凋零。

誰能不受光陰刻毒的欺凌？

啊！他是從不肯留情，你看：

那庭前的白楊已沒有聲音
不怕牠前時響的那樣分明。

誰能不受光陰刻毒的欺凌？

啊！他是從不肯留情，你看：

那樹葉兒青青的，像異樣欣榮，
但此際已片片的掉落在塔心。

誰能不受光陰刻毒的欺凌？

啊！他是從不肯留情，你看：

荷葉上的露珠只有一息的生命，
短促的黃花不能多開一個時辰。

誰能不受光陰刻毒的欺凌？

啊！他是從不肯留情，你看：

他不讓蝴蝶兒長有飛往的花蔭，
他不讓秋蟲兒長在敗草裏呻吟。

誰能不受光陰刻毒的欺凌？

啊！他是從不肯留情，你看：

他要你睡了又要你清醒，
高興了還要請你進墓門

誰能不受光陰刻毒的欺凌？

啊！他是從不肯認人，你看：

昨朝我還在人前搖着亭亭的身影，
今朝已老得像血紅樣的一叢楓林。

春訊

從今的天不再是憂鬱的灰色，
動人的常是慈母般和祥的喜悅，
死了死了，嚴冬的日月，
似林間腐化了的一堆木葉。

那枯萎了將死的花草樹木，
美麗的容光雖已斜陽似的沉沒，

但如今又要再紅再青再黃再綠，
像村姑娘着上簇新的衣服。

度過了多少重的山水雲煙，
去了的落花又悄悄的歸返，
她們要恢復褪了的芬芳與容顏，
好再待美人拆上唇去親吻一番。

金黃的，白的，黑的，雜花的
蝴蝶兒又將在花間狂飛，

嚴冬的日月，死了死了，
似林間腐化了的木葉一堆。

廿歲生日

沒有愛的溫暖更沒有同情的慰安，
美人的芳唇又不曾吻到我的唇邊，
可憐追求的夢影猶未實現，
薔薇花色的青春，韶年，已去一半。

沒有憑依（無論在現實或在夢鄉）
也沒有一星弱火在我的當前，

我這縹緲縹緲的心魂，
永似一縷無定的輕煙。

沒有歡笑浮上我的容顏，

像朝霞浮在清朗的天邊；

我儘在失意的束縛中輾轉，

正似繭裏待死的春蠶。

沒有聲音，聲訴愁緒的萬千——
像秋樹上叫苦的鳴蟬；

要將萬斛的哀愁驅出身邊，
祇有到醇酒的芬芳裏沉醉流連。

沒有愛的溫暖更沒有同情的慰安，
美人的芳唇永不會吻到我的唇邊，
可憐追求的夢影猶未實現，
薔薇花色的青春韶年竟去一半！

深山裏秋夜的落葉聲

深山裏秋夜的落葉聲，

一聲，兩聲，驚動我靜穆的心，

三聲，四聲，打動我悽惻的心，

我纔傾耳向西風裏靜聽：

有的初從故枝上分離，

聽牠們的聲氣，聽牠們的聲氣，

像是在苦雨悽風的深夜，
聽離家子低低的啜泣；

有的已曾在四處漂泊，
聽牠們的聲氣，聽牠們的聲氣，

像是在無涯的沙漠上，
聽流落者在沙塵裏歎息；

有的在頃刻間便要斷氣，
聽牠們的聲息，聽牠們的聲息，

像是在無聲無氣的斗室裏，
聽垂死人短促的顫巍巍的呼吸；

秋夜裏深山的落葉聲，
一聲兩聲，奏出切切的哀吟，
三聲四聲，奏出深山的秋聲，
聽呀！西風又驅着牠前行！

在沙漠上

當我揹上了行囊，踏上了途程，
這熱烈的心情比如壯士出征，
也不管兒女們死牽着這衣襟，
也不管慈母的淚在面上縱橫。
在荒道上征行，在荒道上征行，
像粗鞭下的馬兒樣，不敢留停；

在荒道上悲鳴，在荒道上悲鳴，
喘氣裏還夾着有悲壯的嘶聲。

我將全盤的生命，交給與命運，
落葉似的掉頭到西風裏飄零；
但這無情的命運，播弄了生命，
又一陣的雨點打濕我的屍身。

在沙漠上征行，在沙漠上征行，
火熱的沙燂燙了這雙腳板心；

在沙塵中前進，在沙塵中前進，
有淋漓的汗滴像露珠樣晶瑩。

頭上有一團月明，有一團月明，
慈母似的撫摩着倒臥的征人；
漠上來一陣風聲，來一陣風聲，
這征人又從疲勞的睡夢驚醒。

沒有厚的衣衾，沒有厚的衣衾，
這骨頭不敵風兒刀樣的侵凌；

像冰一般的冷，像冰一般的冷，
荒漠上躺着副僵硬了的屍身。

在那最後的時辰，我放下雄心，
輕輕的閉了眼睛，結束了生命，
也不問有沒有人回去報死信，
也不問母親望不望兒子回程。

也 許

我知道這最後的俄頃已難再延，
短促的呼吸裏也只一息在奄奄，
也許就會死罷，唉！死了到也心願，
縱像野狗樣的倒斃在荒丘無人來憐。

也許看不見紙錢兒化做火焰，
也設永沒人來我的墳前祭奠，
唉！到了身上的皮肉全歸腐爛，
還要留幾根白骨度寂寞的流年

也。也許新起的墳堆會遭人嫌厭，
也許在荒蕪的地還不能安眠，
你不看那花兒受了暴風雨的摧殘，
一瓣一瓣的散落了還要受人踏踐。

也許殘餘的骸骨會再見青天，
也許還要到風雨悽惻裏顛連，
唉！一堆殘骨暴露在泥土的上面，
一件醜的畫圖擺在過路人的跟前。

我知道這最後的俄頃已難再延，
短促的呼吸裏也只一息在奄奄，
也許就會死罷，唉！死了到也心願，
縱像野狗樣的倒斃在荒丘無人來憐。

親切的鬼魂

你怕來得麼？我就吹熄這盞燈，
關上那扇門，好讓這兒更冷靜；
不要怕！我是你生前親切的人，
要不信，試聽聽我說話的聲音。
啊！我親切的鬼魂。

那是遠處的更聲，你不要吃驚，

打更的還是我們鄰近住的人，
別害怕，那是砌畔的蟲兒在鳴，
那是被風兒吹動的一圍樹影。
啊！我親切的鬼魂。

你放心，這兒再不會有生的人，
夜已這般的深，誰還沒有睡盡，
這一座小小的城郭已經死定，
聽！街頭上已沒有腳步的聲音。
啊！我親切的鬼魂。

像中箭的雁兒，中途拋了生命，
啊，你就這樣到了閉眼的時辰，
別只圖死了乾淨，也得來聽聽，
這斷續的淒咽，這斷續的呻吟。

啊！我親切的鬼魂。

沒有花的香，也看不見草的青，
祇新的黃土建築起你的墳塋，
你在墓窟的生活也真太淒冷，

連白楊樹的聲音都沒有得聽。
啊！我親切的鬼魂。

你好來看我，當着路上有月明；
也好來看我，縱在漆黑的夜深；
我會叫螢火蟲兒來替你打燈，
我會叫牠們閃閃的照着你行。
啊！我親切的鬼魂。

要再來就輕輕的叩這一扇門，

別把那幾個小孩兒的夢驚醒；
在我耳朵的邊沿，你來喚一聲，
這靈魂兒便會山谷似的回應。
啊！我親切的鬼魂。

西風

冷蕭蕭的西風從衰草上吹過，
一根根的草兒都縮住了手脚，
緊緊的，我靠住你，你也靠住我；
但立刻又有了更大的禍，
樵夫們來放了一把野火。

白楊樹的葉兒已葉葉的凋落，

墓園裏再也聽不見往日的歌
鬼魂兒倘若醒了，也不免寂寞；
樹上的殘葉請不要就落，
看西風走來給你個什麼。

歌

鑼鼓的聲音在耳邊驚響，
紅的軍旗兒已開始飛揚。
像雁陣一樣，一行又一行，
我們的隊伍走上了戰場。

腰間的鋼刀已擦得雪亮，
肩頭上已放下一管長槍；

我要舉起槍兒撲撲的放，
將刀兒染上一點紅的光。

要像鐵石一樣，我的心腸，
我要殺敵人，比如殺豬羊，
我要將人肉當豬肉樣嘗，
鮮紅的人血做葡萄酒漿。

我要毀滅那高大的樓房，
我要毀滅那繁華的市場，

我要使沙石在空中亂揚，
將瓦兒從屋頂移到地上。

我要打壞那森嚴的高牆，
看看少數人佔有的地方，
我要將煙味與槍炮的響，
代替那鳥的語與花的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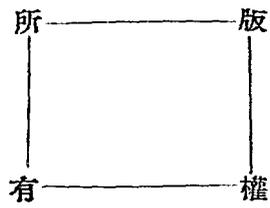
我也要掃平那一帶村莊，
將高低的房屋變做一樣，

關照燕雀兒別住在樑上，
老鼠兒趕快逃出空的房。

我要使河山變牠一個樣，
我要使青的天變做昏黃，
我要使白天看不見太陽，
晚上看不見明月的幽光。

我不怕槍聲也不怕炮響，
縱白刃來了我也不躲藏。

死也像其他的死人一樣，
黃土裏自有安睡的地方。



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每本實價四角

